



杨争光 著

老旦是一棵树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三味文学馆·当代小经典

杨争光 著

老旦是一棵树

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老旦是一棵树 / 杨争光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0. 11

(三昧文学馆·当代小经典)

ISBN 978 - 7 - 5008 - 4835 - 6

I. ①老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23525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120
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
(010) 82075934 (编辑室)

发行热线: (010) 62045450 62005042 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170 千字

印 张: 8.5
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老旦是一棵树 ---- 1

黑风景 --- 63

赌 徒 --- 131

买媳妇 ---- 195

老旦是一棵树

—

老旦坐在屋檐下，眼睛像两枚深邃的黑药丸。他在看雨。雨织成细密的薄网，从昏黄色的天空一股一股飘下来，落在院子里。雨不大，但时不时会吹破那张网，吹出些冰凉的水沫，淋在他的脸上，精湿的瘦脸便泛出那种明滑的水光。如果是过去，他就不会这么专注地看雨了。他会立刻把他捂在被窝里，抱着他的女人，或者骑在她身上，制造出一长串欢乐。下雨的时候，男人精气旺，女人阴气盛，他说。他不止一次给双沟村的男人们传授过他的经验。下雨的时候你抱着女人，你会以为你是在水里哩，你会以为你抱的是一条鱼，光丢丢的，信不信由你，你们不信我信，他说。当然，这都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。盖上房屋的时候，

一片崭新的瓦从房顶上滑落下来，掉在了老旦女人的头上。尖利的瓦棱和女人乌黑的头发一起砸进了头盖骨，她一声没吭，流了一摊污血，死了。他成了鳏夫。

“啐——”大旦也吐了一口。他一直盯着那口唾沫，看着它飞出去，再下来，散开，被雨水淹没，然后，他扭过头，看着他爸。他和他爸吐在了同一个地方。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他想看看他爸的反应。他爸侧着脸。他只能看见他爸的一只耳朵。他爸一动不动，严肃得像个将军。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他想让他爸说点什么。他一直想让他爸和他说点什么。

“我真想在犁铧上敲一下。”他突然说。

老旦好像没听见。大旦感到他的自尊心又遭到了一次伤害。

“当！”他真的敲了一下。犁铧发出一声短促的钝响。他爸被吓了一跳，头飞快地向他扭过来。这回，他到底看见了他爸的脸，他爸不说话，只是瞅着他。

“当！”又一声。

大旦迎着他爸的目光，一脸挑衅的神情。

“你能不能不敲？”老旦终于开口了。

“不能。”大旦说。

“要敲你提到街道敲去，甬让我听见，我不想听。”老旦说。

“我敲我的犁铧，你看你的雨，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“敲吧敲吧。”老旦说，“爱敲你就敲。”

“敲就敲。”大旦说。他一下一下敲了起来，不紧也不慢，而且摆出一副要不断地敲下去的架势。他仰着头，偶尔朝他爸斜瞟

一眼。

“当——当——当——当。”

老旦终于受不住了。

“你这是敲丧哩！”老旦说。

“不对，我敲犁铧哩！”大旦说。

“犁铧是让人敲的？难道犁铧是锣？你说。”

“狗是看门的，还是杀了吃肉的？你说。”

“你敲得人心里膈乱。”

“我不敲我心里膈乱。”

“娶不到媳妇能怪我？你和我较什么劲？”

“我没和你较劲，我敲犁铧。”

大旦感到他浑身的肉突然变热了。他站起身，把犁铧提在手里，用石头在上面飞快地砸了起来，犁铧立刻发出一阵急促的生铁声。

“当当当当……”

“你驴日的敲吧。”老旦也站起来，“看你能敲出个媳妇来。”他甩甩袖子，要走。

大旦急眼了，他想他敲犁铧就是给他爸听的，他爸一走，他一个人敲着一定很乏味。

“站住！”他朝他爸吼了一声。

老旦站住了。他看见大旦两眼发红，狼一样盯着他。

“我去白菜地。”老旦说，“你敲你的。”

老旦走了，再也没有回头。大旦看着他爸的背影，眼里像要

渗出血来。他恨不能掐住他爸的脖子，把他扭回来。

“敲就敲——”他跳起来，撕扯着嗓子吼了一声。

生铁犁铧愤怒地响了起来。

老旦已走出村口了。他看见东边正在退云。他想雨一停，他的两亩白菜就会疯了一样往上长。他没想到他会碰上仇人赵镇，更想不到后来发生的一切，都与他和赵镇的那一次碰面有关。

二

他听见了一阵踩踏泥水的声音，然后就看见了赵镇。

天说晴就晴了。太阳像圆圆的红柿饼。远处是群山，近处是一片又一片秋庄稼。

老旦像一只安静的老狗，看着他的两亩白菜，白菜长势很好，一棵挨着一棵，从湿软的泥土里拱出来，白生生一片，朝着高远的天空。阳光唤醒了它们在雨天里聚积的精力，不时发出那种舒筋展骨的梆梆声。老旦爱听这种声音。他是个种白菜的老手。他从不多种，一年只种两亩。他总能让它们卖出好价钱。

啪叽啪叽，有人踩着泥水走过来。雨刚停，路上还有积水。

是赵镇。他走到老旦跟前了，身后还有一位外乡女子。他是个人贩子。每一次出远门他都会领回来一个年轻女人。这次领回来的女子叫环环，她家在北山深处的一个旮旯里。赵镇在她的村子里住了几天，然后就进了她家的门。赵镇说：“你跟我走，我

给你找个男人，让你过好日子。”她就跟着赵镇来了。赵镇说：“我们那里有吃有喝，就是缺女人。”她长得不漂亮，但年轻，不到二十岁的样子，脸上布满太阳长久烘烤过的那种颜色。出家门的时候，她把一块印花手帕塞进裤兜，有意让手帕的一个角从裤兜边上探出来，远看像一只鸟的花尾巴。她觉得这么好看。村上许多女人都这样，花尾巴在裤腿那里一颠一颠的。赵镇说：“路上有人问，你就说我是你姨夫。”环环说：“姨夫咱走吧。”他们走了两天两夜。走到一天一夜的时候下起了雨。环环说：“姨夫咱还走吗？”赵镇说：“走。”他们一路踩踏着泥水。湿泥粘在鞋底上，越粘越厚，他们不时地踢甩着。有时鞋和湿泥一起甩出去了，他们就叫一声，光着一只脚追过去。这样，他们的路程就会少一些单调。“村上有许多女人叫我姨夫哩。”赵镇也给环环说几句这样的话。

“白菜长得不错。”赵镇站在老旦的屁股后头，微笑着。

“走你的路，你管毬它长得错不错。”老旦说。

老旦从来也不掩饰他对赵镇的仇恨。“我看不惯他，我恨他，”老旦给人这么说。“为什么？”“不为什么。难道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要为个什么……？人为什么要吃？你说。肚子饿？肚子为什么要饿？你能说清楚？说不清嘛。”其实，他对赵镇的仇恨由来已久了。那是他的女人被瓦棱砸死以后，他突然有些无所事事了。最难熬的是晚上，他躺在炕上胡思乱想。他突然想人一辈子应该有个仇人，不然活着还有个毬意思。他觉得这个想法很妙。他甚至有些激动，浑身的肉不停地发颤。以后的许多日子

里，一躺在炕上，他就会想仇人，仇人，仇人，浑身的肉打着颤。他把双沟村的人一个一个从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挑来挑去，便挑中了人贩子赵镇。就这么，赵镇成了他的仇人。他巴望赵镇能遇到些倒霉的事情，他甚至希望赵镇出远门的时候栽进车轱辘里，最好不要把他碾死，碾断一条腿就行，让他整天拖拉着走来走去。看着你的仇人拖拉着一条断腿在街上走来走去，你心里会是个什么滋味？可赵镇每一次都会好好的回到双沟村，他活得很滋润。赵镇遇到的事情都是好事情，而且，日子越过越富。每一次领回一个女人，他都会赚一笔钱。老旦怎么看也看不出赵镇会在哪一天倒运。老旦更恨他了。一个人没根没由地仇恨一个人，这听起来好像有些古怪。可老旦不觉得古怪。

“老旦，你能不能对我友好一点？”赵镇看着老旦的后脑勺，“这么多天没见，我好好问你话，你看你，让我走我的路。”

“我和你没说的。”老旦说。

老旦还想说几句恶毒的话，话还没出口，他听见了女人的声音。是环环。

“姨夫咱走。”环环说。

老旦扭过头来，用那两只药丸一样的眼睛把环环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，然后，把目光移在赵镇的脸上。

“你驴日的又领回来一个。”他说。

“她叫环环。”赵镇说。

“环环？这名字怪。”老旦说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。

“怎么样，给你家大旦？”赵镇说。

老旦的眼珠子直了。他没想到仇人赵镇的嘴里会吐出这么一句话来。他想起了大旦给他敲生铁犁铧的样子。他心里有些乱了。

“你驴日的奚落我。”他费了好大劲，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。

“我不和你开玩笑。我不像你，把满世界的心都看成黑的。”赵镇说。

老旦从赵镇的脸上看不出真假。

“要不要？不要我就给别人说去了，村上的光棍一茬茬往上长哩。”赵镇说。

“姨夫咱走。”环环说。她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你再想想，就是这个人，你看过了，想要就去我家。”赵镇说。

啪叽啪叽啪叽，赵镇领着环环走了。

老旦怔怔地看着那两个人拐进了村子。他突然抡起拳头，在大腿上砸了一下。

“驴日的你，我为啥不要！”

他撒开腿朝村里跑，一路上摔了几跤，等跑回家的时候，已变成了泥人。他看见大旦靠着墙壁睡着了，生铁犁铧已被敲成了碎片，散乱在厅堂里。他没叫醒大旦。他踩着生铁碎片来回走了一阵，然后仰起脖子，朝着赵镇家的方向吼了一声：

“驴日的你，我为啥不要！”

大旦被他爸撕裂的嗓门吓醒了。他看见他爸一身泥水，满脸涨红，脖子上直直竖着两条筋，吼叫声早顺墙传了过去，嘴唇还不停地抖动着。他以为他爸在骂他。

“我睡着了，我又没惹你。”他给他爸这么说。

老旦说做饭。大旦说：“做饭就做饭，没好吃的，热剩饭。”老旦说：“剩饭就剩饭。”他们吃了一顿剩饭，然后就睡了。老旦没告诉赵镇领环环的事，他感到这事没个准头。第二天，他被一阵干脆的爆竹声吵醒了。

三

赵镇回来的那天晚上，他婆娘一高兴，便提前生产了。她在炕上栽来滚去，失眉吊眼地喊叫了半夜，挣出了一堆羊水和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。赵镇一辈子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个继承香火的人。他想过各种办法，求神告奶奶吃种种丸药汤药，闯过红，用过各种姿势，也有过一连十几天抱着婆娘不下炕的经历，结果都令他沮丧，婆娘的肚子怎么也鼓不起来。他恨不能从婆娘的肚子里掏出一块肉，捏成个儿子。有时候他会摸着婆娘的肚子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你给我生个儿子吧，我把你叫爷哩。”有时候，他会咬牙切齿地在婆娘的大腿上抓一把，让婆娘发出几声猫一样的叫声。他说：“你甬叫唤，你给我生个儿子，我把你当我妈一样服侍。”有时候，他会把婆娘折腾成一摊软泥，他说：“我就不相信我赵镇整不出一个儿子来。”他奋斗了几十年，他终于整出来了。

他险些晕了过去。他激动得像一只公鸡。他实在想不出表达他心情的好办法，便把头抵在衣柜腿上大哭了一声。“爷呀，我的爷呀！”他哭着说。然后，他一蹦子跳到了院子里，大声野气地喊着灌黄酒去！有人跑了出去。买炮！放几串炮！又有人跑了出去。磨面，磨五斗面，我要给全村的人喝一顿胡辣汤！第二天一大早，人贩子赵镇亲自给婆娘热了第一碗黄酒。三长串爆竹一齐爆响，把他五十岁得子的消息传遍了双沟村。当天下午，胡辣汤也做好了。双沟村男女老幼一百多口人，挟着碗筷在赵镇家门口新支的铁锅前排起长队。爱吃不掏钱的饭，是双沟村人的脾气。不掏钱的饭吃起来香，他们都有这种感受。何况，能吃他的粥，是抬举他哩。一会儿，满街道就响起了那种喝汤的哧溜声。赵镇换上了一身崭新的衣服，戴一顶瓜皮帽，不时走出门，一脸得意的神色，像上了油彩。他抱着手给喝汤的人摇着：你们喝，我婆娘身子虚，我得照看。然后，再朝那扇大门里走进去。

赵镇家的那只狮子狗，把眼睛瞪得像豆角一样，朝满街喝粥的人吼着。有人说：“你看那狗，不悦意了。”有人说：“吼你娘的腿，主人施粥，你鼓什么闲劲。”

老旦和大旦一前一后领了一碗粥，圪蹴在一个土堆背后喝着。赵镇得子，老旦的心又疼了一次，但粥不得不喝，不喝白不喝，至少可以省去做一顿饭的麻烦。

“他得意成熊了！”老旦说。他已喝完了一碗，“你等着我，我再去舀一碗，我有话和你说。他驴日的应该蒸些馒头，胡辣汤泡馒头才好吃哩。”他说，他真的又舀了一碗。他感到他应该把

那件事告诉大旦了。

“大旦，我把实话给你说了。赵镇又领回来一个女人。”他说。

大旦停止了咪溜，看他爸。

“他问我想不想给你要过来。”老旦说。

“你咋说？”大旦的心提了起来。

“我咋不想要？可他是我的仇人。”老旦说，“受仇人的恩惠，咱先人在坟里会睡不安稳。”

“他又没得罪咱先人。”大旦说。

“他得罪我了！”老旦说。

“我想要。”大旦说，“你压根就不想给我娶媳妇。”

“胡说！”

“哼！”

“你让我再想想，这是和仇人做事哩。”老旦说。

“他给我个媳妇，我给他磕头哩。”大旦说，“这有什么好想的？爱想你想去！”

大旦端着碗走了。在街道的拐角处，大旦把那只空碗高高地举起来，又狠狠地摔下去，吧一声，碎了。

老旦眨着眼睛，脖子直了半晌。

事情太重大了。几天工夫，老旦瘦了一圈。大旦无犁铧可敲，便靠着墙壁胡哼哼，累了，就把头埋在胳膊里睡觉。他说他不想做饭，他已做了十几年饭了，做够了，谁爱做谁做去。他说做饭是女人的事。老旦说：“我是你爸，我不许你这么和我说

话。”大旦说：“我是你儿，我不许你坏了我的前程。”老旦说：“你看你那死猪样，我真想踢你一脚。”大旦说：“死猪不怕烫，还怕踢？踢吧，唧哩格唧哩格唧哩格唧。”

后来，老旦终于想通了。水从门前过，哪有不舀一勺之理？赵镇这几天高兴，说不定会少要几个钱哩。就这么，他想明白了。那天晚上，他迈着双沟村人很熟悉的那种步子，走到了赵镇家门口。

“哎！”他喊了一声，“把狗拴住！”

赵镇说：“是老旦啊，进，进，这几天人来人往，狗拴着哩。”老旦说：“不进了不进了，那天你在我家白菜地头说的话还算不算数？”赵镇想了想，咋不算数，算数。老旦说：“我没钱给你，我只种了两亩白菜。”赵镇说：“就那两亩白菜吧。”老旦一直背着手，不时地抖着。这会儿，他不抖了。他像不认识赵镇一样，上上下下瞅着赵镇的脸。他没想到赵镇高兴的时候还这么清醒。

“我以为你这几天心里高兴，会少给我要几个哩。”老旦说。

“看你说的，我指这活哩。”赵镇说。

“我的白菜不白种了？”老旦说。

“你换了个大姑娘。”赵镇说。

“噢，噢，白种就白种吧。过两天我接人。”老旦说。

“我婆娘坐月子，我想让环环照看两天。”赵镇说。

“一个萝卜让你八头切呀？”老旦说。

“接人也成。环环白天来我家照看坐月子，晚上回你家睡觉，